

曹
雪
芹
與
《
紅
樓
夢
》

周汝昌等著·中華書局

周汝昌等著

曹雪芹與《紅樓夢》

中華書局

曹雪芹與《紅樓夢》

周汝昌等著

*

出版者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香港九龍彌敦道七四〇號

印刷者 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1977年12月初版

目錄

曹雪芹和江蘇·····	周汝昌	一
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發現·····	馮其庸	三
關於曹雪芹家世的新資料		
——《康熙上元縣志·曹璽傳》的發現和認識·····	吳新雷	四
《紅樓夢》及曹雪芹有關文物紋錄一束·····	周汝昌	六
《紅樓夢》版本淺談·····	文雷	九
舊鈔戚蓼生序本《石頭記》的發現·····	上海書店	一〇
曹雪芹的時代、家世和創作		
——讀故宮所藏曹雪芹家世檔案資料·····	馮其庸	一一
程偉元與《紅樓夢》·····	文雷	一三
恢復曹雪芹原作被削弱了的批判鋒芒		
——評後人對《紅樓夢》的篡改和歪曲·····	孫遜	一五

曹雪芹與《紅樓夢》

附圖

二

一七

曹雪芹和江蘇

周汝昌

十八世紀中，我國有兩大文學奇迹，差不多是同時出現，分峙南北，各放異彩，——我指的就是當時在思想性、藝術性上都達到相當高峯的兩部長篇古典小說：《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當然，《紅樓夢》是一部階級鬥爭的形象歷史，是我們了解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在這個意義上，它的成就，又要比《儒林外史》更高得多。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雖是安徽人，却移家金陵（今南京市），久客揚州……所以吳敬梓和江蘇，是關係頗深的。至於《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他也和江蘇有什麼關係嗎？

回答是：有的。不但有，而且他和江蘇的關係，較之吳敬梓，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

曹雪芹和江蘇有哪些方面的關係呢？

最直接的關係，是曹雪芹生在江蘇。

生在江蘇，這是沒有疑問的；但生在江蘇何地呢？就還有不同的說法。一般都認為，曹雪芹就是生在他父親曹頌江寧織造任所，今天的南京市城內。其時的織造署，就在利濟巷大

街。

曹雪芹這出生地點，在康熙、乾隆年間，都是皇帝南巡時的行宮。康熙皇帝時，南巡每到南京，必定住在織造署裏，那就是雪芹的祖父曹寅的衙門。到康熙的孫子乾隆，也要學康熙的南巡故事，於是在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將南京織造署正式改建為行宮，——其時曹家的人早已不再做織造了，他們遷回北京，已經二十四年之久了。

及至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的時候，另一織造舒某又在南京淮清橋東北，購買民房，建築了織造新署；這已是雪芹死後第五年的事情，和他就更沒有交涉。可是往往有人還誤把這座新織造署當作是雪芹的出生地，因此順便在這裏提一下——比方說，如果南京市要給這位偉大小說家建立紀念館的話，可不要認錯了淮清橋頭這一處。

不過，也有人傳說，曹雪芹根本不是生在南京，而是出生在坐落蘇州帶城橋的蘇州織造衙門裏。

這個說法很新穎。我倒不敢說這是一定不可能的事。這是因為，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從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一）到六十年（一七〇五），做了三十年的蘇州織造；如果雪芹真是生在康熙六十一年（一七〇六）以前（這問題尙待討論）也許由於某種特殊緣故，雪芹的母親正趕在蘇州至親李家而生下雪芹來，亦未可知？——當然，照常情而論，一位懷着身孕臨產期近的婦女，是不能隨便走親戚的，在封建時代，更「忌諱」婦女把孩子生在別人家；但是常情之外，也往往有特

例，所以我不敢說絕對沒有這一可能性。總之，已可看出，雪芹是江蘇生人，這已經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了。

不但如此而已。若僅從曹雪芹本身來看，那麼他雖然生在江蘇，可是他在幾歲上便因父親罷官、抄家而回到北京去了，好像他和江蘇的關係並不怎麼深切；實際則不能這樣來看問題。了解曹雪芹這個人和他的許多事故，絕不能把目光縮小，僅僅局限在雪芹出生到死亡的區區四十年期間以內，必須要看得廣些遠些，才能清楚若干事故的來龍去脈。——那樣一來，就可以看出，曹雪芹和江蘇的關係是密切的，淵源是久遠的。

要說來龍去脈，恐怕還是得從織造說起。

織造，這名目的是從明代才有的（雖然它的實質、或者說類似的職掌，並非自明始），也是明代最「著稱」的稅政之一。大家都熟知，明代的統治集團最爲腐朽不過；雖然封建時代的統治者們都是「天下老鴉一般黑」，可是到明代確乎「與衆不同」，「別具特色」。那時是太監專權，全國軍政萬事都在他們掌握之中，貪婪殘酷到極點。在這些人之中，就有派往江南的提督織造太監三人，分駐南京、蘇州、杭州三處；名義上不過是掌管織造一些皇帝的衣料和祭祀、封誥、賜賞所用的織品而已，聽起來倒也並沒有什麼值得驚異之處，可實際則大不然。這三位「欽差」駐在江南富庶之區，就是「地方皇上」，作威作福，剝削搜括，窮兇極惡，壞事作盡。通過造辦、採買、備貢、進獻種種方式，吸取這一帶地方的脂膏，一方

面是供奉皇家，一方面是自己中飽。清初時候，有人把明代的織造太監比爲北宋末年的朱勳——以「花石綱」爲名目而禍害三吳地方的巨奸；但是若依我看，連朱勳也許都未必能和織造太監相「媲美」。

到清初，一切制度沿襲明朝之舊，織造自不例外，只不過後來太監勢敗，織造之缺，改由內務府人去充任。內務府是清代皇室「管家衙門」的性質，所有人員都是皇帝的「私家」家奴的身份。曹雪芹家，就是屬於內務府旗籍的人。

曹雪芹的曾祖名叫曹璽，其妻孫氏，被選入宮，成爲皇子玄燁的奶母。玄燁做了康熙皇帝，就把奶母的丈夫曹璽簡派爲江寧（南京）織造監督。康熙二年（一六六三），曹璽由京出任江寧織造。曹家就是從這一年開始，和江蘇地方結下了不解之緣。

曹璽在南京做織造，一直做了二十二年（這期間蘇、杭兩地的織造却屢經更換）；到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卒於任所。次年五月，曹璽的長子（雪芹的祖父）曹寅，扶柩由江寧返回北京。這是二十二年之後，曹家第一次暫時和江蘇「告別」。

隔了約有五年的光景，到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四月，曹寅就又由京出任爲蘇州織造了。由此，曹家恢復了他們和江蘇的「老交情」。

兩年多之後，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十一月，曹寅自蘇州移赴江寧織造之任，回到他父親曹璽的老地方來。蘇州織造一缺，後來由他的內兄李煦繼任。

但是從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開始，曹寅又和李煦隔年交替做兩淮巡鹽御史。從此，他就又往來於南京、揚州二地。——這樣一直到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七月身死為止。

曹寅死後，康熙又特命他的兒子曹顥仍舊接着做江寧織造。不料曹顥在康熙五十三年冬天也病故了，康熙又特命將曹寅的一個姪兒曹類過繼爲子，並仍襲職江寧織造。——這個曹類，就是雪芹的父親（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有人以爲雪芹是曹顥的遺腹子，此問題亦尙待討論）。

曹類從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正月做江寧織造，做了八年，到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十二月，因政治事件得罪被逮，罷官、抄家。次年，家屬也遷回北京。這時，依我的說法，雪芹已然五歲了。

從此，曹家才和江蘇分離開。

回顧一下，從曹璽在一六六三年到南京爲始，直到一七二七年爲止，除了中間一次短時期的斷歇，他家四輩人共在江蘇名勝之地住了六十年，首尾歷六十五年之久！

我們明白了這些經過，然後想想看：對於曹雪芹來說，北京、南京，哪一處才是他的「老家」呢？我想任何人都會說，是南京，而不是北京。

所以我嘗說：江蘇南京，是曹雪芹家的實際上的「故鄉」和「原籍」；他家獲罪、丟

官、抄家而後被迫搬回北京，那實在不是一種「還歸故里」的滋味，簡直不啻是「流遷」「放逐」了！

以上只是就時間上的久遠來講。

回來再談一下織造的問題。清初的織造，雖然繼承的是明代的制度和名義，實質上已經有所不同了。康熙時代的江蘇織造，除了經濟和政治上的任務以外，還負有文化政策方面的使命。原來在那時期，清朝的統治還很不鞏固，各方面的反抗力量都非常強大。在武力上，清廷很有辦法，把許多武裝反抗都次第鎮壓下去；唯有「反清復明」的思想反抗，却使當時的清統治者最感棘手。在這方面，江南是人文薈萃之區，許多明代遺民文士，聚集隱藏於此地，他們反清思想非常激烈，堅決不向新朝投降；積極的，不少是親身倡導反抗、參加起義；消極的，也誓死不受清廷的開科徵薦式的牢籠收買。這就使得清朝皇帝不得不另想辦法——於是就想到用較為隱蔽、而更容易使遺民文士們「潛移默化」的方式去進行這一「文化工作」。這就用着了織造。康熙所簡派出去的織造，是最親信的貼身近人，而且文化程度很高，能夠以文士的身份、風雅的方式，和那些遺民去詩酒流連，交遊唱和——而暗中收「融洽感情」「改進關係」的效果。

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這樣被選中的人，他在這個崗位上，是一重要人物，而且工作做得很出色。他和數不清的名流建立了交誼，他能詩善賦，多才多藝，是大創作家，大收藏

家，大刻書家，編著家——總之，他成爲一位被人佩服、愛重的「風雅主持」。

這方面的事太多，不能多談；這裏只想說明一個問題：皇帝派他去，只是主觀上想要去影響那些遺民文士的，可是他料不到，在那種情況下，曹寅却也受了遺民文士的影響。他的見聞閱歷日益廣博了，文學造詣日益高深了，思想感情上，也不自覺地起了某些變化。他對仕宦功名，富貴利祿，統治集團內部的千態萬狀的矛盾爭奪，都逐漸發生了厭惡之感……總之，他的人生觀起了變化。

在這些方面，他都又直接給了雪芹以深刻的影響。而這種影響的發生，如果不是他們居住江蘇六十年之久，也許就是根本上不可能的——至少也不會那樣容易。

所以我說，要看曹雪芹和江蘇的關係，先要從這些地方着眼。這是個大題目，本文是不能談得很深透的。

然後我們不妨另起一個頭緒。

曹雪芹在他的小說裏所流露出來的種種痕迹，也足可證明他和江蘇的關係不算不深。《紅樓夢》裏時常有南方話和南方口音。前者的例子，如第十三回書，寫賈蓉稱鳳姐作「鳳姑娘」；脂硯齋評語指出：書中「姑娘」這個詞語用法有二，一是「下稱上」的姑娘，一是「北俗以姑母曰姑娘，南俗曰娘娘」、「南北相兼而用」的姑娘，而賈蓉所稱爲後一義。又如第三回書，賈母向林黛玉介紹鳳姐時，開玩笑說：「……南省俗謂作辣子；你只叫他鳳辣

子就是了！」我們以章太炎的《新方言》卷三《釋言》所說爲證：「江寧謂人性很戾者爲刺子。」可見賈母此處用的正是南京話。

說來也有趣，南方的人學說北方普通話，最難過的一關是分辨品和_口的尾音，而這一關，看來曹雪芹當日也沒有度過。第三十三回書，寫寶玉料定要挨賈政的打，盼個人來給賈母捎信，快來救他，好容易盼來一個「老姆姆」，便如獲珍寶，拉住她說：「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可是老姆姆却「把「要緊」二字，只聽作「跳井」二字」，反而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這就證明在曹雪芹和他家人的耳裏口裏，「緊」、「井」是不分的，否則他就不會想到用這樣一種諧音的辦法來點綴故事。還有，他作的許多隻曲子裏，也是這樣。例如《終身誤》，用「姻」「盟」「林」「信」「平」來押韻，這也只有南方口音的「平」「盟」才可以，若是北京人的「平」「盟」，就無法諧調了。

《紅樓夢》從第二回一開始，就是從「姑蘇」「金陵」兩地的事說起的，這在大家都十分熟悉，不待細講；我也不打算瑣瑣屑屑地把小說中的一些有關江蘇的細節都羅列在這裏。我只想就一件事來說明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在第十七回書中，寫怡紅院時說：

原來賈政等走了進來，未進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又有窗暫

隔，及至到了跟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再走，又有窗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羣人，都與自己形相一樣，——却是玻璃大鏡相照。及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子多了。……

又第四十一回，寫劉姥姥誤入怡紅院說：

於是進了房門，只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是笑，迎了出來，……劉姥姥便趕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便撞到板壁上，把頭撞的生疼！細瞧了一瞧，原來是幅畫兒，劉姥姥自忖道：原來畫兒有這樣活凸出來的！……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點頭嘆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劉姥姥掀帘進去，……竟越發把眼花了，找門出去，那（哪）裏有門？左一架書，右一架屏。剛從屏後得了一門，才要出來，只見他親家母也從外面迎了進來，……忽然想起，……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呢罷？說畢，伸手一摸，再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鏡子嵌在中間。……一面只管用手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姥姥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姥姥又驚又喜，邁步出來，忽見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帳……

這一段，層層曲折，無不極新極奇，巧出人意外。可是，李斗所著《揚州畫舫錄》卷十

四、記下過一段話：

（碧雲樓）樓北小室虛徐，疏樞秀朗：蓋靜照軒也。靜照軒東隅，有門狹束而入，得屋一間，可容二三人，壁間掛梅花道人山水長幅，——推之，則門也。門中又得屋一間，窗外多風竹聲。中有小飛罩，罩中小棹，信手摸之而開。入竹間闔子，一窗翠雨，着鬢而凝。中置圓兒，半嵌壁中；移几而入，虛室漸小，設竹榻，榻旁一架古書，縹緗零亂，——近視之，乃西洋畫也。自畫中入，步步幽邃。扉開月入，紙響風來。中置小座，游人可憩；旁有小書櫥，——開之，則門也。……

我們試看，這兩處的情景，其意度機巧，簡直是不約而同了！——這是巧合嗎？還是誰受誰的影響呢？

《揚州畫舫錄》的這一處勝景，是徐氏別墅名爲「石壁流淙」中的一部分，乾隆三十年（乙酉），皇帝因特別欣賞它，會賜名「水竹居」；而據李斗記載，「石壁流淙」等名園，是「乾隆二十二年高御史開蓮花埂新河」時所建，其時，雪芹尚在陸續撰寫《紅樓夢》。根據「庚辰本」第七十五回前面「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的記載，那時（二十二年）小說雖已寫到七八十回了，對怡紅院的描寫，似應早已定局了，可是

像寫大觀園和賈妃歸省的第十七、十八兩回，尙連爲一大回，未曾分開，似有增修擴大的痕迹。另一面，《紅樓夢》開始在南方流傳，那已是乾隆五、六十年間的事，徐氏築園，不可能是受到小說的啓發。那麼，似乎只有曹雪芹到過揚州，受到「水竹居」實景的啓發，這可能性好像更大些。

雪芹的好友敦敏，在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秋日，有一首詩，題曰：「芹圃曹君霑，別來已一載餘矣，偶過明君琳養石軒，隔院聞高談聲，疑是曹君，急就相訪，驚喜意外！因呼酒話舊事，感成長句。」詩的後半說：「秦淮舊夢人猶在，燕市悲歌酒易釀。忽漫相逢頻把袂，年來聚散感浮雲。」從口氣來看，他們這次的分別是不尋常的，重逢是意外的，而見面就呼酒談起「舊事」，而寫出「秦淮（南京）舊夢」「燕市（北京）悲歌」的「年來聚散」感觸甚深的句子來。——曹雪芹如果這「一載餘」還是在北京，那麼上述的種種情況就不大有理由發生了，因此有人疑心：在這期間，是否雪芹會到南方去過一次？

這一問題，我不想在這裏作詳細的考訂，只是想把它提出來，作爲綫索，說明一下他的作品素材中和江蘇地方時有關係，有的例子是比較明顯的，有的例子則較爲曲折。比方說，如果他真是在乾隆二十三四年間，到過南方，二十五年回到北京來，而這年秋天，不但又得與好友重逢，而且協助他寫作小說的脂硯齋也就此時整理出這部「庚辰秋定本」來，則他的江南之游也許就豐富了他的小說創作；這，對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和作品來說，應該都是十分

重要的事情，——也就可以說，曹雪芹和江蘇的關係，又加深了一層了。

總起來，我們不妨說，要想研究曹雪芹，離開江蘇，是不能有很全面的了解的。

一九六二年秋